

长篇历史小说

秦桧传

张远宏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:朱成蓉

封面设计:邹小工

版面设计:邓小林

书 名 秦桧传

定价:16.80 元

作 者 张远宏 ISBN7-5411-1659-9/I·1465

1997 年 1 月 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数 1-10000 册

印张 12.25 字数 307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成都新凤印刷厂印刷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第一章 金榜题名 他乡遇故知 旧朋助友 京都候外放

“公子！公子！……中了！中了！”累得满脸紫红，上气不接下气的秦义，跌跌撞撞地跑回客栈，就急切地高声报告着喜讯。

前两次赴京应试，秦桧次次名落孙山。今天是他第三次赴京应试的张榜之日，他实在没有勇气再次承受名落孙山的打击，一早便打发书童秦义去看张榜结果。秦桧虽然没有亲自去看榜，但他内心所受的熬煎一点也没减轻。特别是看到日上三竿还没有秦义的音讯，不祥预感便袭上了他的心头。他坐不安，站不宁，几次跨步出门想亲自去看个究竟，最终又都折身回了房内，因为他对自己万一再次名落孙山时会不会失态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信。

正在秦桧魂不守舍，焦躁难熬的时候，秦义将喜讯给他带了回来。秦桧一听秦义连呼“中了”，“呼”地腾身而起，竟将椅子“咣当”一声带翻了，他顾不上去扶倒在地上的椅子，急步向门外迎去，慌忙间竟跟跑进来的秦义在门口撞了个满怀。由于毫无防备，加之秦义跑过来时带有一股冲力，秦桧被撞得连连倒退。被倒在地上的椅子一绊，竟摔了个仰面朝天。秦桧顾不得这些，一边起身一边问：

“秦义，我真的中了？你可看真切了？”

“看真切了，公子！我……我也怕看不真切，所以……所以真真切切地看了三遍，我……我才跑……跑回来的。”秦义还没喘过气来，说话断断续续。“今年……今年张榜，一总公布了

……公布了 670 个进士……和进士出身。公子的名字在……在第一……”

“什么？我中了第一？位居榜首？”秦桧一把抓住秦义，激动得脸都涨红了。

“不，不是第一，是……第一百零一。”

“……管他第一百零一，还是一千零一，反正我中了！中了！”秦桧只略怔了怔，又高兴起来，挥动着双手，热泪已经淌满了脸。

这是公元 1116 年，北宋徽宗政和 5 年 3 月。这一年，秦桧 26 岁。

秦桧初次进京应试，是在公元 1110 年，北宋徽宗大观 3 年。那时，作为江宁的富家子弟，秦桧过的是无忧无虑的优裕生活。对于 20 岁的秦桧来说，与其说是进京应试，追求功名，毋宁说是去京城的花花世界大开眼界，尽情玩乐。但是好景不长。徽宗不仅穷奢极欲，挥霍无度，而且为妖言所惑，自称是上界长眉大仙下凡，故而在大造宫室苑囿的同时，大修道观，以至于重敛赋税，大兴徭役。朝中奸贼蔡京、童贯之流，更在惑乱朝政，中饱私囊的同时，严刑催逼，横征暴敛“花石纲”、“生辰纲”。不仅普通百姓民不聊生，就连秦家这类殷实富户，由于没有官家的庇护，也被盘剥得两三年就败落了。

家道败落不仅结束了秦桧作为富家子弟的优裕生活，而且使他陷入了不幸的困境。这时，过去与秦家颇有交情的一个员外，为了寻求官家的庇护，将已经许给秦桧的女儿另嫁了一个团练副使，使秦桧即将过门的妻子一夜之间成了他人之妇。世道的昏暗，人情的冷酷，使他的父母气愤交加，不久便双双含恨而去了。

家败父母亡故之后他再次进京应试，由于无钱打点，结果连续无功而返。这次，秦桧典尽了家产和一切值钱的东西，将所得

的三百多两银子全数带进了京城。他要作最后的一搏。三百两银子，终于为他陷入绝境的人生买来了一线曙光。这时的秦桧，怎不激动异常，热泪横飞呢？

“秦义，快去叫小二准备酒菜，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！”

“请问，秦桧秦公子是住这儿吗？”正在秦桧主仆二人准备庆贺秦桧高中的时候，一个官差打扮的人来到了客栈。秦义赶紧迎了出去。

“我家公子正是住在这儿。请问官人找他何事？”

“噢，秦公子果然住这儿，真是太好了！”来人一听秦义的话，顿时高兴起来。“我是李富，是枢密院编修李回李大人的家人。我家大人得知秦公子高中后，特派小人前来叩请秦公子到李大入府上一叙。烦请小爷禀告秦公子一声，小人这里有礼了。”李富说到这里，举手就是一揖。

“哦！别别别！李大哥别客气！小的秦义，是我家公子的书童。李大哥请稍坐片刻，小的马上就去禀告。”

这个枢密院编修李回，本是浙江镇海人氏。大观3年，他与同乡好友吴千结伴进京应试。谁知刚进江宁地界，就遭遇了响马，行囊被洗劫一空。李回和吴千双双被困在一个路边小店里。这里离京城数百里，离镇海近千里，二人又举目无亲，告贷无门，既无钱进京应试，也无资返回镇海，正在他们进退不得，衣食无着之际，秦桧和书童秦义来到了这里。李回和吴千迫于无奈，只好硬着头皮向素昧平生的秦桧讲述了不幸遭遇，希望秦桧能借点钱作盘费返回镇海。令二人大喜过望的是，秦桧不仅慷慨相助，而且还劝他们与其借钱返乡，不如一同进京。因为大比要三年一举，错过了这次机会，就得坐等三年。秦桧当即叫秦义回家，为李回和吴千各取来300两银子，又建议李回和吴千火速派一个书童回镇海取钱。然后赶来京城会合。李回和吴千绝处逢生，感激得无以名状。三人结伴进京应试，唯独秦桧榜上无

名。秦桧落第回乡后，他们曾有过一段时间书信往来，但在数年之后便渐渐断了音讯。这次是李回在榜上见了秦桧之名，便立即命李富备轿到客栈相请。

秦桧和秦义随李富一到李府，李回已经守候在门口了。秦桧的车轿刚一停稳，李回便急步迎上相扶。

“恩公到京，为何不先通个音讯？若不是从榜上见到恩公大名，岂不错失一次相叙机会？”

“李大人请谅！秦桧只知道李大人放了洪州的官，不知道李大人已经回京，故不曾事前相告。”

“恩公快别‘李大人’前‘李大人’后的相称了，李回实在愧不敢当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愚弟只好照当年称‘回兄’了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！不然，你我弟兄反见生分了。”

秦桧和李回亲热地寒暄着刚升堂落座，门人便高声地报了起来：“尚书省礼制局吴玠吴大人到！”

“玠兄？他不是放官江州吗？几时回的京城？”听到门人报出吴玠的名字，秦桧更是惊喜。

还没等李回答话，吴玠已经急匆匆地奔上堂来。“哎呀桧弟！你可是让回兄和我好生想念呀！”

吴玠一上堂，就热切地紧紧抓住了秦桧的手。

“政和2年（公元1113年），回兄和我考取了辞学兼茂科，回了京城也就同时失去了你的音讯。我们多次着人到江宁查访，只知道桧弟你家道败落，令尊令堂双双含恨辞世，却始终不知你的下落。回兄和我好生着急呀，生怕贤弟你遭不测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吴玠已声音哽咽，热泪滚滚。

李回和秦桧也都被吴玠说得眼圈红红的。

“贤弟呀！这些年你的日子一定过得不易，为什么不找找我们呢？让我们为你尽点心，我们心里也好受些呀！”吴玠说着，

泪又涌了出来。

“愚弟让二位仁兄如此牵挂，既有幸，更有愧。自家道败落，双亲辞世后，我就搬到了远离江宁城的乡下。因为一度心如死灰，所以没有通报二位仁兄。半年后再向洪州和江州发信，又没有得到二位仁兄的回音。”

“那前次大比，贤弟可曾进京？”吴千显然比李回情急，没等秦桧说完便又问了起来。

“来是来了，但因无钱打点，又是无功而返。”

“那这次呢？”

“这次我典尽了家产什物，靠200两纹银买了个功名。我想，要是这次仍然功不成名不就，我就无法再容身于这个世道了。”秦桧说得一脸苦笑，李回和吴千却吁叹不已。

“这么说，贤弟至今还没有家室吧？”李回关切地问。

“说来惭愧。愚弟自顾尚且不暇，怎敢奢望家室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贤弟就不必回江宁了。先在寒舍住下，待朝廷放官之后再作计较。”

“多谢回兄美意，只是如此太搅扰了。”

“贤弟快别这么说。你我既是弟兄，以后也不必拘礼。李富，快去把秦公子的行李搬来！”

“是啊，贤弟放心地在回兄府上住下吧。吴枫，快回家封500两纹银送来！”

“千弟，你这见外了吧？”

“回兄切莫见怪！桧弟前几度进京，都来去匆匆。这次在京城住下，理当好好赏玩。我这点小意思，是让贤弟该花销时就花销。”

“如此也好，那就请千弟原谅我错怪了。”

“两位仁兄如此厚爱，秦桧没齿难忘！”

秦桧说罢，深深一揖。李回和吴千赶紧相扶。

“贤弟快别这么说！没有贤弟当年的慷慨相助，就没有我二人的今天。只要能报答贤弟济困扶危之恩，我们虽死莫辞！”

李回和吴千异口同声，言出肺腑，令秦桧好生感动。多年坎坷，时近末路的秦桧，突然接连捡到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饼，兴奋得都有些承受不住了。他热泪盈眶地一下抱住李回和吴千，声泪俱下。

“日后，愚弟就靠两位好哥哥了！”

情到深处，三人又是一番感叹唏嘘。

“老爷，酒席已经摆好，请客人到后堂入席！”家人李贵已经候在一边等了好一会儿，才找到了合适的说话机会。

“好。桧弟，今天是你高中之日，愚兄特备薄酒，又请来千弟，一同为贤弟道贺。请！”

秦桧推辞不过，只好与李回并肩步入了后堂。分宾主坐了。

“今天方才得知桧弟高中，事前毫无准备，席上这点东西，实在羞于见人。好在大家都是弟兄，不会见外。千弟，来，让我们共同举杯，恭祝桧弟高中！”面对满席山珍海味，李回仍然自谦了一番。

一杯酒刚下肚，吴千又举起了酒杯。“自古视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，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为人生四喜，如今桧弟金榜题名，又得故知相会，四喜已居其二，应该饮个双杯！”

师出有名，双杯只好痛饮了。

有道是：话是酒灌出来的，兔子是狗撵出来的。三杯酒一下肚，席上气氛就更热烈了。

“桧弟风流倜傥，才华横溢，虽然蹉跎有年，但沙难掩金，飞黄腾达之日已经在即。为了桧弟的锦绣前程，大家再干一杯！”

李回这杯酒自然也该喝。

“回兄，菜吃了，酒也喝到这个份儿上了，你拿手的助兴节目该出台了吧？”吴千将喝干的空杯捂在手里，要李回出助兴节

目。

“千弟莫急，为了祝贺桢弟高中，愚兄已经早作了安排。”李回说罢，“叭叭”地击了两声掌。

这时，4个家人各端出一盆熊熊的炭火，分别放在屋内四角，便立即退了出去。

几杯酒一浇，秦桢已经觉得有燥热了。这时竟端上来几盆旺火，一时弄得秦桢不知何意，好动问。

李回似乎看出了秦桢的心思，也一边起身宽衣解带，脱去长袍，一边对秦桢说：“桢弟不必，且请自便宽衣。”

吴千一边宽衣一边对李回说：“回兄准备果然周到。不然，春寒未尽，冻得一个个瑟瑟缩缩的，就不是助兴，而是扫兴了。”

秦桢见李回和吴千都除去了冠带，脱下了长袍，也起身照做了。

重新入席后，四盆旺火已经将屋内烤得温暖如春。这时李回又击了两声掌，厢房里便袅袅婷婷地走出一个妙龄少女。

少女是李回府上的艺伎雏凤。她身上只披了一层薄如蝉翼的轻纱，似有若无地罩着一身洁白如玉，柔滑似缎的肌肤。雏凤身材高挑，柔嫩丰腴，云鬓如岫，柳眉含烟，粉面樱唇，一双荡着春波的美目，更盈满了楚楚动人的笑意。

秦桢自幼长在富贵之家，也是一个风流成性的公子哥儿。在家时因有父母严加管束。他还不肯过分造次，但那次与李回和吴千进京后，他却没少干风流韵事。家道败落后，由于财源吃紧，他才不得不收心敛性，渐离了女色。此时一见美艳的少女赤身裸体呈于眼前，禁不住一阵怦然心动，热血上攻。

雏凤款款行至席前，道了个万福。“秦公子，吴大人，今天是秦公子金榜题名的大喜日子，请容小女子敬秦公子和吴大人一杯！”甜脆的声音如春莺啼转，听得秦桢更加魂不守舍。倒是吴千见惯不惊，连忙答话。“不不不，今天是秦公子的高中之日，

理当敬秦公子。回兄，你说是吧？”

“是什么？每次饮酒你都想要滑头。这次是为秦贤弟祝贺，也是多年来我们首次相聚，你难道还想要滑头不成？”

“得得得，回兄别哪，不开专提哪壶好不好？我喝不就成了吗？”

“好！桧弟，千弟多年能第一次开怀畅饮，全都是为了你呀，你可要开怀畅饮才对哩。”

“谨遵兄命！”秦桧说完，接过雏凤手中的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“好。秦公子是痛快人，子请与公子同饮一杯！”

雏凤弯腰斟酒的时候，两丰乳正好垂在秦桧眼前，令秦桧差点儿没窒息过去。

自从雏凤步出厢房，秦桧不自然的神情就被李回和吴千看在眼里，但他们却佯装不知，只以开点小玩笑来协调气氛。看到眼前的秦桧一副紧张尴尬的窘相，李回不得不给吴千挤了挤眼。吴千会意，上前从雏凤身后伸出双手，托住了她的双乳。“姑娘，小心你的‘打心锤’碰伤了秦公子的鼻梁。”

吴千说罢，与李回开怀大笑起来。秦桧知道他们是在给自己的头脑“松绑”，也顿时自如了许多。“二位仁兄真可谓‘名士风流大不拘’呀！”

“贤弟切莫见怪，这是当朝国风。当朝天子垂青开封名伎李师师的故事，贤弟当有闻。”趁着雏凤敬完酒回了厢房之机，李回解释道。“当朝天子不满足于三宫六院七十二妃，还要醉心宿妓，朝中文武岂有不效尤之理？别的不说，就是蔡太师（蔡京）、童枢密（童贯）、高太尉（高俅），都从我这儿要走过艺伎。”

“桧弟有所不知，回兄可是选伎高手，讲起来会让你大开眼界。”

“千弟过奖了，还是先请桧弟赏玩了若鹏和幼鹏再说吧。若鹏、幼鹏，你们一起出来吧。”

“是！老爷！”随着娇柔的应声，厢房里又步出了两个少女。她们跟雏凤一样，身上只罩了一层似有若无的轻纱。那个身材娇小，肤嫩如婴，面若带露桃花，腰如扶风弱柳的先上前给秦桧斟酒。

“秦公子，今日是你高中的大喜之日，且容若鹏敬公子一杯！”

人到近处，秦桧才发现，若鹏远看肤如凝脂，近看却通体白里透红，就像带露摘下的鲜桃，那份鲜，那份嫩，简直无言可喻，仿佛只要一弹，就会香汁四溢。

若鹏敬完酒退下后，幼鹏又上前敬酒。幼鹏肤如玫瑰，远看略嫌黝深，近看却如锦缎。她的发髻歪歪地扣在头上，而且略显蓬松，流露出一脉酒醉杨妃般的浪情。而最摄人心魄的，是那双看似微醺，却随时荡出令人心醉神摇眼风的美目。经幼鹏的眼风一拂，秦桧早酥了半边。

“桧弟，回兄可是择伎高手？”若鹏和幼鹏退下后，吴千问道。

“是的，个个堪称稀世尤物，不知回兄从哪里得来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李回得意地大笑起来。“去年，童枢密要走了我的三个丽人之后，派了我一个巡察盐铁的差使。我呢，来了个公私两便，就得了雏凤、若鹏和幼鹏。”

“自古至今，盐铁都是立国的两大财源。监管盐铁的官差，也是天下第一肥缺，权倾朝野的童贯派回兄巡察盐铁，肯定是颇为宠信的。到时候得请回兄帮帮忙，或许能放个好官。”秦桧这样想着，口里却说：“回兄选美，真是独具只眼啦！”

“独具只眼不敢说，不过有三条确实很管用。一是胖白高，二是玲珑娇，三是媚妖骚。雏凤就属胖白高。人们常说，一肥遮百丑，一白掩百疵，是很有见地的，女人瘦了，黑了，矮了，都不入眼。高而瘦，前平后坦，形如门板，丑；高而黑，神粗形

蛮，恍若门神，陋。胖白高俱备，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。若鵬则属玲珑娇。天下女子，身高者不多，若得矮而有色，则需娇玲珑。所谓柔若无骨，胖若无肉，则是娇小玲珑的精髓。矮而瘦，身形如纸；矮而胖，身形如桶，都令人倒胃。既非胖白高，又非玲珑娇者，则取其媚妖骚，幼鹄便是此类。形不中看，胖不入眼，则取其神。神韵娇媚、妖冶，乃至风骚，自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。若有肥臀丰乳，大眼细腰，厚唇皓齿，则更增一分狂野，更加惹眼动心。目光被媚妖骚的神韵和肥臀丰乳、大眼细腰、厚唇皓齿吸引住了，别的即使有所不足，也都无伤大体了。”

“高论！高论！可以说，回兄真是将女人看透了！”李回这番“高论”，吴千已不只一次领教过了，但秦桧却是闻所未闻。

秦桧对李回和吴千无疑是异常感激的。但一想到自己被昏官苛政逼得家破人亡，身陷绝境，而朝中官员却热衷穷究女人，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悲愤。好在雏凤和若鵬已经换了一身翠绿的轻纱，弱柳临风般地翩翩舞出了厢房，才没引起李回和吴千的注意。

李回摆的酒宴，一直到夜深人静方散。

散席后，秦桧被安置在了李府的客房，客房内，不仅锦被罗帐全新，而且特备了一盆旺火。昨天，秦桧还在作绝望的挣扎，今天却一步登天。思前想后，恍若隔世，秦桧又禁不住一阵五内沸然。他庆幸自己金榜题名，更庆幸自己又能与李回和吴千聚首。当年他慷慨解囊，相助李回和吴千，仅仅是为了显示自己贵为富家子弟那种挥金如土的豪气，何况二人是有借有还，使他既捞了面子，又不损分文。连他自己也没想到，此举竟给绝境中的他种下了一段飞黄腾达的前缘。

如今，进士是中了，下一步便是听候朝廷放官。如果不是与李回和吴千重聚，他在朝中毫无人缘，肯定是放不了好官的。再说，他除了聊以度日的银子，全部银钱都贿给了考官。朝中既

无人缘，囊中又无银子，他不听凭发落又能如何？

真是苍天有眼，让秦桧金榜题名之时又欣逢故知！而且一个在高踞朝政要津的枢密院，一个在朝中三大衙门之一的尚书省（门下省、中书省、尚书省）。不论是李回还是吴玠，又都是一片真情，满腔挚热，丝毫没有虚与委蛇，应付塞责之举，秦桧断定，只要自己开口，放官之事李回和吴玠是一定会鼎力相助的。今天的酒宴上，虽然李回和吴玠视他情同手足，尽管多年不见，却毫不生分，但他却不好开口谈及放官之事。然而，为放官走门子事不宜迟，必须尽快找机会跟李回和吴玠提出。

昨天这个时候，秦桧还在辗转难眠。他既担心最后一搏能否成功，也担心中了进士后会被放在哪里，还担心所剩的三五十两银子能否熬到放官领俸之时。一夜之后，这一切担心都没有了，而且未来的前景比他过去最好的预想还要好得多。他再也不用苦心思虑，再也不用辗转难眠了。但是，说也奇怪，他这时感到的，竟是一种彻彻底底的身心疲惫。

正在秦桧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全身瘫软地倒在床上之时，李回又推门进来了。

“桧弟，放官之事，不知道你朝中是否还有人？”秦桧想提的事，李回先他而提出了。这使秦桧心头又是一热。

“除了您与玠兄，愚弟朝中再无他人。”

“放官之事，迫在眉睫。既然如此，明日我和玠弟就去设法。尽管我和玠弟在朝中人微言轻，但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过去数年，贤弟你多遭磨难，想来早已身心疲惫。放官之事，贤弟你就不必操心了，今后数日，你就好好将息将息，四处观赏观赏吧。只是我和玠弟要为放官之事奔走，恐怕陪你的时日会少些。不过一应事宜，我会吩咐李富李贵的。贤弟需要什么尽管吩咐李富李贵好了。”

李回一番关怀备至，体贴入微的话，说得秦桧泪花直在眼窝

里打转。他知道，再对李回说感谢之类的话已经毫无意义，但他却不敢以泪眼面对李回，只好紧紧地、久久地握住李回的手。

善解人意的李回，从秦桧颤抖的手上已经感到了他内心翻卷的狂澜。他知道秦桧不愿作女儿状痛哭，便打住了话头，直到秦桧平静了许多，他才又开了口。

“贤弟，你家道中落，至今未婚，实在寂寞已久。亚圣（孟子）道：‘食色，性也。’无食，人不能活；无色，人不能乐。特别是青春男儿，无色的日子是寂寞难耐的。可是，我和千弟一则要放官之事奔走，二则仓促之间为你择偶成婚也不尽妥。我想，贤弟可暂从雏凤、若鹏和幼鹏之中任选一人，……”

“大哥！雏凤、若鹏和幼鹏都是您精心挑选的心爱之人，小弟我诸事依大哥安排，唯独此事万万不能！”秦桧情急地打断了李回的话。

“贤弟不必推辞。雏凤、若鹏和幼鹏的确为我所钟爱，但说不定明天又会被蔡京、童贯、高俅他们要了去。既然如此，让其中一个留在你身边岂不更好？日后你择到良家女子成婚，或是将她发还原籍，或是留在身边作个使女就是了。”

听了李回一番解释，秦桧不再争辩了。

“既然如此，听凭大哥安排就是了。”

“不。尽管这是权宜之计，贤弟还是自己选择好。”

“可……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。”

“这个我可以告诉你。如果仅仅是看，胖白高的雏凤最好。”

话到此处，秦桧又想起了那个通身白里透红，粉嫩如脂的小娇娃，禁不住一阵燥热。

“那好，我这就去唤若鹏来。”

李回说完，就起身离去了。片刻之后，若鹏便轻轻盈盈地来到了秦桧面有。

换上了衣裙的若鹏，在娇小玲珑之外，又透出了一种恬静清

纯，更加招人喜爱。她显然对来这里干什么清清楚楚，而且习以为常，因此，在对秦桧嫣然一笑之后，便自自然然地宽起衣带来。

这次展现在秦桧面前的若鹏，连那层似有若无的轻纱都没有了。说也奇怪，此时秦桧反而平静了，反倒像欣赏一件举世罕见的艺术珍品一样欣赏着若鹏。

“秦公子，你这是……？”看到秦桧出神地盯着自己，衣带却纹丝未动，若鹏反而奇怪起来。

“哦，若鹏姑娘，知道我第一眼看到你在想什么吗？”秦桧回过神来，问了一句若鹏认为好笑的傻话，惹得她格格地笑了起来。

“想什么？这还用问我吗？一个血性方刚的男人见到一个一丝不挂的美貌女子，还能想什么？”

“不不不！你误解了。”听了若鹏语中含刺的话，秦桧赶紧申辩。

“我误解了？但愿如此。不过误不误解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反正什么都习惯了。”话到此处，刚才还不以为意的若鹏已有点黯然伤神了。

“若鹏姑娘，请你别生气。第一眼见到你时，我的确没有胡思乱想。我只是觉得你是那么鲜，那么嫩，真担心轻轻一碰都会将你碰破。”

听了秦桧的话，若鹏惊异地抬起头。看到秦桧满脸真诚而不带丝毫挑逗，她心头禁不住一热。

“秦公子，请您原谅小女子适才的无礼。”

若鹏说完，小鸟依人般地偎近了秦桧。

秦桧家道未败之前接触的，都是青楼里的烟花女子。青楼的特殊氛围和那种一手交银子一手抱女子的买卖，也使他狂浪自如。但他却从没有在独门独户中面对一个赤身女子的经历，因

此，当若鹏偃向他时，他竟显得神慌意乱起来。“若鹏姑娘，别……别客气！”

“秦公子，若鹏不是客气，而是出自真心的。小女子也是知情知义的人，我看得出来，秦公子跟我过去接触过的人都不一样。能够伺候秦公子，也算是小女子的福分了。”

若鹏说完，捧起了秦桧的双手，抚向自己粉嫩的脸蛋、粉嫩的酥胸，最后又引领着秦桧的双手柔柔地向下滑去……

安顿好秦桧以后，李回却久久不能入睡。他非常清楚，自己虽然名为枢密院编修，实则属于枢密院不定编的人员，没有明确的司职，没有任何权利。平时一会儿被指派干点这个，一会儿又被指派干点那个，干完即完，无责无权。朝廷放官之类的事，他更是连边儿都沾不着，能帮上秦桧什么忙呢？而吴玠所在的尚书省礼制局，更是成天钻故纸堆的地方，他们研究的是祖宗成法，是前人礼仪，至于这些研究结果是否为当朝所用，只有鬼才知道。对秦桧放官的事，更是想帮忙也帮不上。

李回明明知道自己和吴玠都帮不上秦桧的忙，但他却不敢跟秦桧明说，因为局外人都只知道枢密院和尚书省同属朝政要津，而不知他们都是枢密院和尚书省的闲人。对此，他即使费许多唇舌跟秦桧解释，也未必能使秦桧相信，反而更易使秦桧误以为他们一阔脸就变，身居要津而不假援手，以至于损伤他们之间的感情。

再说，秦桧除了他和吴玠，在朝中并无人缘，而且秦桧家道已败，也无银钱去打点，他们不答应相帮，就没人能帮秦桧了。不管帮得上帮不上，也不管帮多帮少，反正秦桧都只有靠他和吴玠了。既然他们已经成了秦桧的唯一希望，如果他们不答应帮忙，秦桧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。

不答应帮忙不行，答应了帮忙却又没有能力帮忙；这就是李

回辗转反侧也解决不了的难题。这个难题他即使找吴千千商量，也只能是无济于事，因为吴千千也不可能有什么高招。再说，他了解吴千千的性情，办不了的事，吴千千是会直言相告的。而这回的事偏偏又不能直言相告于秦桧，因此，他不仅不能先跟吴千千商量，还要尽早跟吴千千打招呼，以免他直通通地告诉秦桧，造成秦桧的误会。

“相公，你不是今天见到了你多年前就在寻访的秦桧吗？怎么反而睡不安稳了呢？”生了孩子还没满月的夫人见李回辗转难眠，诧异地问。

“哎，秦桧放官的事迫在眉睫，可我却一直想不出一个搭手的好办法。”李回叹道。

“你去找那个老淫棍了吗？”

“你是说童贯的管家？”

“不是他还有谁？”

两年前，蔡京不知道从哪里得知李回有几个艺伎很出色，就派一个家人来挑走了两个。很快，高俅也闻声而动，派人将其余两个也要走了。等到童贯闻声派他的管家来时，李回只好许他“有了好的立即孝敬”。但直至去年，才选到了三个好艺伎。在童贯的管家来领艺伎时，竟连李夫人的贴身丫头也要走了。为此，李夫人一直心中不快，一提起童贯的管家就称他老淫棍。

夫人的话，使李回茅塞顿开。是啊，何不找找老淫棍碰碰运气呢？老家伙瘾大心邪，幼鹃妖媚狂野，肯定会将老家伙逗得神魂颠倒。火候到了再请他帮忙，说不定还真有门儿呢！

第二天早饭后，李回先派李富带秦桧和秦义去观赏京师景致，又让李贵封了500两银子去见童贯的管家。李贵行前，李回特别叮嘱李贵，说他选了个艺伎，本想孝敬前辈，但又怕不如前辈的意，所以特请前辈来先过过目，中意就带走，不中意也好继续选。